

## 血脉回响

张恒涛(嘉祥)

我生在嘉祥的北马官屯,这片土地永远是我生命的起点。近日,接到故乡传来的消息:丙午年(公元2026年)正月初五,北马张氏要在祠堂举行请谱祭祖大典。那一刻,仿佛有一双手轻轻推开了时光的门——我这个离家五十年的游子,心忽然就飞了回去,落在那熟悉又温暖的老家。

在这喧嚣流转的人世间,如果真找一个永恒的方向,那一定是“家”。而老家的祠堂,就是我们这些散落四方的子孙,共同寻找的根。

“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”。一家烟火温热,一国才能生生不息。祭祖,是一场静默而庄重的仪式,是孝道的延续,是对先人的缅怀与致敬。它不仅唤醒亲情的记忆,更让一代代人重新看见自己从何而来、为何在此。古人说:“祖宗虽远,祭祀不可不诚。”这份诚心,是血脉里流淌的温柔,也是生命向上生长的力量。

转眼,近二十年了。上次祭祖的情景还如昨日般清晰——那是2007年的春天。而今日之中国,已迈入崭新的时代,我们的家族,也随时代的脚步走向富裕兴旺。这次祭祖,早已不只是一次仪式,而是一场精神的返乡,一次向生命源头的深情眺望。

家人嘱我为祠堂题匾,我提笔写下“追宗思源”。墨迹未干,仿佛看见列祖列宗从岁月深处缓缓走来,目光宁静,身影温暖。这份追思,从来不是简单的怀念,而是让沉睡在血脉里的记忆,再一次醒过来、活过来。

张姓的故事,要从久远的过去说起。始祖挥公,是黄帝的子孙,因制作弓箭、辅佐征伐而立下大功,被赐姓为“张”。“弓长”张——字里藏着一股开拓的勇气与韧劲。千年过去,《长弓舞》的铿锵、《挥公颂》的悠长,依然在传唱这份来自始祖的荣光。

民间常说“张王李赵刘,走遍天下稠”。张姓排在首位,自有其深厚底蕴。传说中连玉皇大帝也姓张,虽是神话,却也为这个姓氏添上一抹温暖的传奇。史书中的张姓人,如创立道教的张道陵,人称张天师,早已化为文化血脉的一部分,流淌在我们身体里。

族谱一页页翻过,泛黄的纸页记录着我们这一支的迁徙之路。始祖岱岭公住在成都,他生有二子:重九、重阳。重九公是张海一支始祖;重阳公,是我们北马一脉的始祖。后来几经辗转,先祖曾定居在直隶真定府枣强县。如今的河北清河,已成为全国张氏祭祖的圣地。每年五月廿八,来自四海的宗亲汇聚在“华夏

张氏祖庭”,香火缭绕中,是我们共同守望的精神故乡。

明朝永乐年间,先祖张成公携妻李氏,随军迁到山东武城,也就是今天的嘉祥县城西北的马官屯。朝廷赐给军田,新的家园,从此扎根。春种秋收,四季轮回,张氏在这里开枝散叶。如今族谱上已有2492人,散居于北马、彭庄、南马等地,如同一棵参天古树,生生不息。

北马张氏祠堂建于清道光十一年,历经一百九十五年的风雨,青砖灰瓦间满是岁月的印记。去年,我们已将它申报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它不只是一座建筑,更是家族记忆的安放之处,承载着几代人的悲欢、起落与坚守。

北马张氏第九次续修族谱,是家族的一件大事。新谱顺应时代,首次将女儿、媳妇的名字郑重写入。这部厚重的家谱,将成为传家之宝,不仅家族珍藏,也将存入县图书馆、麒麟觅境藏书阁。那些散发着墨香的名字,会静静穿越时光,向后人讲述这个家族的坚韧与荣光。

张氏的子孙,无论走到哪里,都守着祖辈传下的品格。从政、经商、参军、求学、务农、务工……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勤奋努力,默默发光。去年,嘉祥县政协编写《嘉山祥水·嘉人卷》时,家族中多人名列其中:有鞠躬尽瘁的老干部,有为国牺牲的烈士,有保家卫国的军人,有诲人不倦的教授,有勇闯敢干的企业家……他们如繁星点点,照亮了张氏的门楣,为北马老张家争了光。

江河万里,不忘源头。树高千丈,不离其根——这是我们每个张氏子孙刻在心里的声音。无论走得多远、飞得多高,血脉的呼唤始终清晰。我们来自同一处,本就是这世上最亲的人。

祭祖大典的筹备,是一场亲情的总动员。街坊宗亲反复商量,即便有不同的意见,也都是出于对家族深深的爱。新谱的编校印刷,工程浩大,编撰、校对者默默付出,只为留下一部可以传世的纪念。

待到典礼那天,我们张氏子孙站在祠堂前,香火轻轻升起,仪式庄重而成。我们将轻轻告慰先祖:

今日之中国,国泰民安;今日之张家,人丁兴旺;今日之子孙,发奋图强。

在漫长的时光里,我们会记得家的重量、国的情怀,用自己的方式,继续书写这个家族的故事,让那份历久弥新的光,永远温暖,永远明亮。

## 苍鹭惊雪

孙龙乾(任城)

麦苗蜷缩根须  
等一床棉被越冬  
梧桐僵硬的手臂  
擦不住片羽零落  
苍鹭振翅苍穹  
麻雀急速归巢  
藏在云层深处的雪花  
惊落一地隐私

与严寒相约  
与大地万物亲近  
与盛世共舞  
其实你更愿意  
为不断蔓延的战火  
进行一次和谈

苍鹭呼唤一片净土  
你在大地上写满和平

## 山路悠悠

吕玲(徽山)

这是一程石头铺就的岁月  
风日磨砺,蹂躏  
包了浆

叠加上  
背部驮着小山包的  
爷爷的爷爷  
一步一步,丈量

光阴的足印  
跟随山路拉长  
跟随厚实的肩头粗砺的脚掌  
拉着生活的纤绳  
慢悠悠

拉扯出一道  
由岁月开过光的  
出口

## 立春

史月华(梁山)

节序轮回又一春,乾坤万里物华新。  
风开柳眼梳妆醉,鹊上梅梢报喜频。  
九域冰河初解冻,千山草木暗舒身。  
惊雷始振蛰虫动,创业催征逐梦人。

## 七律·风筝

王相雷(邹城)

彩翼翩跹向太清,漫夸身世与云平。  
萦盘碧落疑仙客,闲逐晴光笑燕莺。  
可叹沉浮牵一线,堪怜高下系长缨。  
莫言俯仰三千丈,得失全由掌上擎。

## 西海固的梦想

东山(太白湖新区)

车在中卫通往固原的公路上行驶,窗外掠过一片又一片白墙红瓦的村落,如散落在黄土高原上的珠串,在秋日晴空下泛着温润的光。这连绵不绝的崭新民居,竟让我恍惚——这里,真的是西海固吗?

那个在史书里“苦瘠甲天下”的西海固,那个让几代人心头发紧的西海固,此刻正以如此安详而舒展的姿态,铺展在西北高远的蓝天下。

记忆还停留在泛黄的照片里:漫天的风沙,龟裂的土地,低矮的土坯房蜷缩在山坳里。水,曾是这片土地最奢侈的梦;活着,曾是生活最沉重的命题。而今,整齐的院落,硬化的村道,房前屋后新垦的菜畦,都在诉说着变迁。隔着车窗,我仿佛看见了院里晾晒的金黄玉米,听见了屋内传出的笑语欢声。

这白墙红瓦,不正是西海固做了百年的梦吗?它曾经遥远如海市蜃楼,如今却真切得触手可及。

傍晚时分抵达原州区。这座曾经的边陲小城,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。整洁的街道流淌着车灯的光河,闪烁的霓虹点缀着夜的帷幕。广场上,随着音乐起舞

的人群;公园里,携手漫步的夫妻——这些在别处寻常的城市图景,在这里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。它们见证的不仅是城市化的进程,更是一个地区从挣扎求生到从容生活的历史性跨越,是千千万万人命运的真实改写。

夜色渐浓,我站在酒店窗前眺望这座灯火通明的城市。忽然明白,西海固的梦想从来都不宏大——它只是每个清晨灶台上升起的炊烟,是每个孩子课堂里的读书声,是每个老人病床前的安心守护,是每个年轻人不必背井离乡就能实现的人生价值。

这梦想,穿越了岁月的漫漫风沙,蹚过了贫困的深深河流,终于在这片曾经干涸的土地上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

白墙红瓦之下,是千家万户的安稳日常;城市灯火之中,是无数普通人正在书写的命运新篇。西海固的梦想正在实现——它以最朴素的方式,写在每个舒展的笑脸上,写在这片重获新生的土地上。

今夜,在西海固香甜的梦里,我听见了花开的声音。